打破舊傳統 創立新形式的

白象旅行隊

陳志安

和其他行友一樣，我是個非常喜歡遠足的人，遠在一九六零年初，便開始走向野外，由於當時旅行活動尚未蓬勃，旅行隊伍也絕無僅有，當年和我一起併肩齊步，奔走於山崖水濱的是馮錦泉和劉駒等行友。

四年的時光匆匆逝去，在這段不算悠長的日子裡，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帶給我很多的啟示，也充實我的野外知識，而我對大自然的一切也產生了不可分割的感情。

人畢竟是愛羣的，除了小組活動之外，經常也參加當年的「庸社」旅行，且於一九六四年曾一度成爲「考勤行友」。隨後也曾爲「工遊會旅行隊」及「山海之友」當過服務行友，一九六七年間與鄭金釗和杜國樑兩行友創辦「金釗旅行隊」。

人性本來就是貪婪的，求知慾也與生俱來，多年的登山臨水使我對野外知識追求更殷，對當前的一切都不感滿足，也自忖若追隨傳統的旅行形式將無法踏遍香港的每一角落，爲了要達成希望，就在一九六八年十月，「白象旅行隊」成立了。

「白象」的成立是無聲無色的，我事先未向任何人「請示」或聯絡、拉攏行友支持，也沒有本身的「班底」。表面上，「白隊旅行隊」純爲我個人興趣而立，因，因爲我要找尋志同道合者結伴，放步於當年旅行路線未及或被忽略的僻遠之區，我自信「白象」的打破傳統所採的自籌交通和行程急激會被新一代的行友所接受，以最低廉的交通費，以急速和長遠的步行，早日踏遍全境。儘管首次旅行祇有五位參加者，「白象」的旗幟畢竟在「有痕就來，一於係噤行」的情況下展開。

「象」是一種性情溫順和體力甚强的哺乳動物，「白」是純潔的象徵，「白象」這個名稱的含義就是這般單純，是爲旅行而旅行，不談政治，不涉宗教，不求個人名利。

每人都定必有個「名」，我不能强逼任何人勿提及我的名字，祇要不自我標榜，吹噓和嘩衆取寵，便已達到不爲名的目的。至於「利」，因爲行友們都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，全屬自掏腰包。後來由於參加的行友漸多，基於實際需要，終於接受了大家的提議，參加者於每週出發前以電話聯絡，以便包車和包船，但無論車、船的費用都是在車、或船上即席科欵，平均分担，記得一九六八年間，「白象」遊塔門三洲和東北海域各島等多次海線，船費每人祇需三元四角，相信會是旅行界中海線的最低消費。因此對隊方也絕對談不上「金錢利益」。我不敢肯定這種科欵方式是後無來者，但絕對是前無古人。

一九六九年端午節那天，爲了要攷驗「白象」年來經「高山急走」鍛鍊而來的體力，在炎夏日中，舉辦了一次「東北大綑邊」，由沙頭角區的鹿頸開始，沿岸環走至船灣的大尾篤，全程需時兩日一夜，夜宿紅石門村。四十多位參加者中，十三人走畢全程，爲旅行界寫下新的一頁。

一九七零年八月二日，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，「白象」經過愼密的安排，脚踏實地的橫渡了官門(水道，即今之萬宜淡水湖所在)，爲旅行隊公開活動的首次平安完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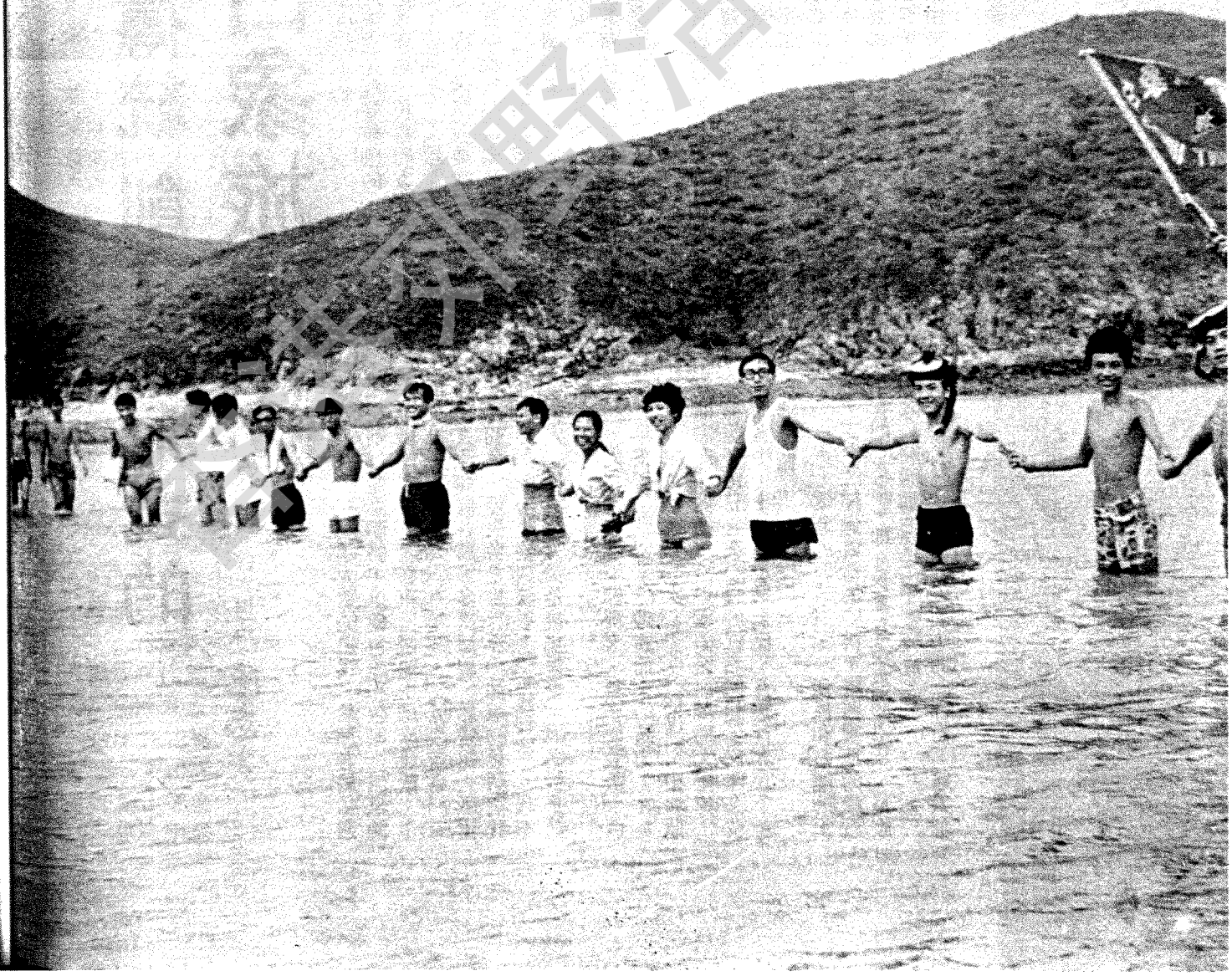
「旅行」祇是個人生活中的一部份，家累加

香港郊野徒步聯會

上生活的重担，基本行友數字日益龐大和繁重的隊務使我透不過氣，眼見當時與「白象」一起的行友已成長起來，而且更不乏可以獨當一面的「人才」，正是他們大展所長的最佳機會。於是鼓勵他們盡其所能，爲旅行界作出貢獻，把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野外活動推廣，把服務精神發揚光大，「白象」就在一九七零年底宣佈解散，公開活動也終止。在大嶼山散石灣女青營舉行的二週年紀念聯歡便成了惜別會，當「白象」的旗幟由旗杆上徐徐降下，百餘行友的面上都顯現茫然的感覺。

在形式上「白象」是解散了，行友間的聯繫却更爲密切，每星期二晚在維多利亞公園及星期五在花墟球場的聚會，大家都擁躍參加，在這段時間內，旅行界中相繼成立了很多新的旅行隊伍，我在無「隊」一身輕的心情下，經常隨各隊走一些路程不長、觀景至佳的路線，倒有點「反璞歸眞」的味兒。

數月後，兩位在「白象」中萌芽及成長的青年行友——郭志恒和曾兆向我提出，希望「白象」再次爲行友服務，重辦公開活動。基於解散之意已決，亦已既成的事實，當時祇好鼓勵他們，自行盡展所長，因爲身爲旅行界一份子，理應盡力爲旅行作出貢獻，而我則在精神上予以支持，「白象登山隊」便因此成立，我祇間中向他們提些意見，旅行形式方面已漸漸偏重於露營方面，同時祇作不定期舉行，目前的主持人則爲黃國堅行友。

「白象」在旅行方面曾打開新的環境局限，創立新的活動形式，我不敢奢言「白象」對旅行界曾作過任何貢獻，但深深感謝行友們對它的支持。

一九七零年八月二日白象旅行隊橫渡官門